



借了父亲一头牛

江岸◎著

毕业前夕，金州请假回了老家，动员老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那头耕牛。他还给老父亲拍了胸脯，今日借您一头牛，日后还您一座楼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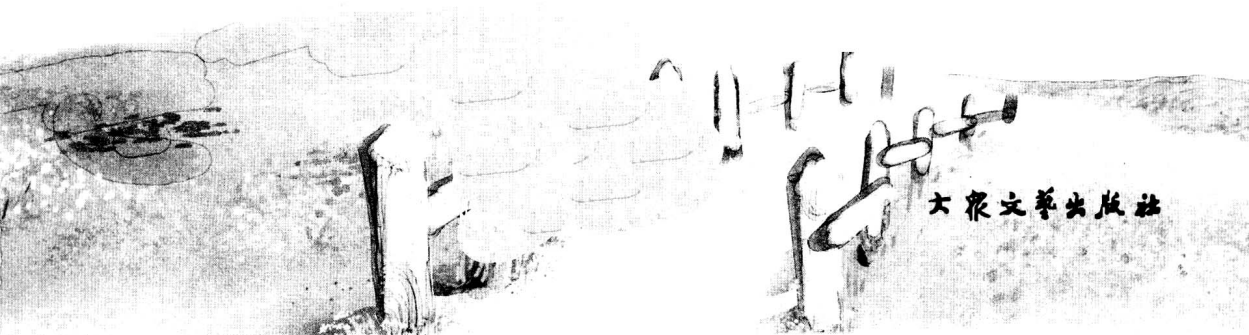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借了父亲 一头牛

江岸◎著

毕业前夕，金州请假回了老家，动员老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那头耕牛。他还给老父亲拍了胸脯，今日借您一头牛，日后还您一座楼……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借了父亲一头牛/江岸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638 - 4

I. ①借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4242 号

书 名: 借了父亲一头牛

作 者: 江 岸

责任编辑: 范 钧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3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80 元

目 录

阳光的味道

熟 亲	3
寿 材	6
红灯照	9
红军洞	12
摸 秋	15
溺水者	18
年 关	21
破血湖	23
敲边鼓	25
三个盲人	28
送 行	31
阳光的味道	34
爷爷的心愿	36

风水宝地

孤 岛	41
听老雷说书	45
旦 角	48
风水宝地	51
碾碾上树	54
住猫耳洞的女人	57
大 限	60
留碗底儿	62
填 房	65
松 套	68
知 己	71
鼓书刘	73
木匠大爹	75

爱情树

野 渡	79
张三九	82
修 积	84
药 渣	86
踩 筐	89
吃轮供	92
爱情树	94
炒盐豆	96
白虎星	99
抱 儿	1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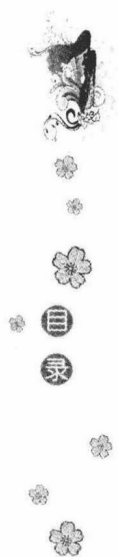
点 睛	105
改口钱	108

照 鱼

借了父亲一头牛	113
送 灯	115
送 老	118
天 火	121
添 箱	124
晚 景	127
武 疯	130
小 名	133
照 鱼	136
众 怒	139
走 眼	142
上 梁	144

望子成龙

垃圾股	149
亲吻爹娘	151
打儿窝	154
冬 妹	157
老 屋	159
山路弯弯	162
碗面子	165
望子成龙	167
五爪猪	170



借了父亲一头牛

THE
FOUNTAIN

稀 客	173
砸 锅	176
招女婿	179
妯 娌	181
送 春	184

第一辑

阳光的味道



※ 熟 亲 ※

也不知怎么的，娘一辈子都不待见叔。娘在我们黄泥湾，是远近闻名的贤惠人，除了骂叔，从不张嘴骂别人。娘见了叔，眼里根本没叔这个人，转过脸就恶狠狠骂，这狗日的！

我一点都不理解娘。叔多好啊，叔没有儿子，叔疼爱我胜过疼爱几个堂妹。叔还经常下到我家的田间地头，几乎包办了我家的责任田呢。娘难道都没看在眼里吗？娘总是骂叔，这狗日的！

相反，娘对婶却非常热乎，似乎有点儿巴结她。和健壮丰满的娘相比，婶像极了一只还没完全化为人形的猴精。娘怕这个瘦猴似的婶宛如老鼠怕猫。每每叔扁了婶，婶就冲到我家门口发疯似的骂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娘不还击，却捧出一碗茶来，笑吟吟地说：他婶，喝碗茶消消气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婶没辙了，快快而去。

小时候，每当婶骂上门来，我都忍不住，想跳出去跟她吵。每回都被娘不要命地拽了回来，回来以后，我都要大哭一场。难道，孤儿寡母就该这样忍气吞声受侮辱吗？由此我十分怀念爹。要是爹还在世，支撑着门户，该多好啊。

长大了，我才明白，当时纵然爹健在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我听娘说过，爹差不多是个废人，前鸡胸后罗锅，从头到脚满打满算也就四尺高吧。龙生九子，形态各异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奶奶只生二子，就生出了武大郎和武松的翻版。爹一身是病，我出生不久，他就撒手人寰了。爹一生的使命，仿佛就是娶了娘生出我来。

后来，我又明白了一件事，才算理清了困扰我许久的叔、婶和娘的恩恩怨怨。

原来，娘的娘家比我们黄泥湾还偏僻，在大别山最深最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娘年轻时做梦都想嫁到山外。叔和师傅到山里做木活，到了那里，一住个把





月。日子久了，和娘熟了，娘想和叔私奔。叔答应了。叔带着娘，一路奔向黄泥湾。路上，叔想自己还年轻，就多了个心眼，想到了无从婚配的残疾哥。叔说：我已经成家了，只是有个哥哥，多少带点残疾，你愿意跟他吗？当时，娘的心肯定凉了半截，待她被叔送进爹的卧室时，就全凉了，等她后来得知叔并未婚配，简直就整个儿置身冰窖了。那会儿，娘已成了爹的人，想覆水回收都来不及了。娘这一盆水，就这么泼在爹那方被烈日炙烤得冒出缕缕青烟的沙滩上，吡的一声就融进了爹的生活。

这些事情，是叔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在市里工作，婶死了，我回去吊孝。料理完丧事，我们叔侄俩抵足而眠，叔把该讲不该讲的话都对我讲了，讲了半宿。叔说：我和你娘都孤了，想往一起凑合呢。我说：可能不行吧，我娘一直恨你呢。叔就笑了。笑过了，叔就说了当年他骗娘的事情。叔说：你娘不是真恨我。

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。按说，两位老人都老了，合成一家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，况且，叔嫂熟亲，在我们豫南是有悠久历史的，乡里乡亲都能接受。再说，娘也60岁往上数的人了，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没有身为市长千金的媳妇（惭愧，我是一个俗人，免不了错攀高枝）批准，纵然借给我一千个胆，我也不敢把老娘往家里接呀。真要接回去，那雌老虎还不得将我撕成碎片。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，叔已酣声如雷了，我却彻夜难眠。

一大早，我从叔家出来，去找娘。娘坐在窗前梳头。我接过娘的梳子，帮娘梳。娘往昔油黑发亮、浓密如瀑的满头青丝如今犹染霜华，尚不盈握。我的眼泪出来了。

我喊了一声娘，说：叔要和你搬到一起呢。

娘一拍桌子，猛一下站起来，哼了一声，骂道：你少提那狗日的。娘分明觉得自个儿有些失态，又缓缓坐下来，低声说：娘这一辈子，就毁在这个龟孙手上。想叫我侍候他，做梦去吧。

你也不需要人照顾吗？我说。

我就是烂成骨头渣儿，也不让他看一眼。娘绝情地说。

住了几天，我得回市里上班了。我给娘留下点儿钱，依依不舍地走了。

过不多久，老家打来电话，说娘半身不遂了。我风风火火赶回家，将娘送到医院，却已然错过了治疗的时机，只能抬回家细心养护了。

叔说：你放心地去上班吧，你娘交给我了。

我摸出一沓钱，递给叔说：那就辛苦您了。

没想到，叔竟一个耳光甩过来，扇得我半边脸都麻了。要知道，从小到大，叔没舍得动我一指头。我懵了。叔还不依不饶，骂开了：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婆娘都收拾不了，不就是市长的女儿吗，我就不信她是吃屎长大的！

我抱着头，蹲在地上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良久，我听见叔低了声说：你走前，我想和你娘把事儿办了，以后倒屎接尿的，不也名正言顺了吗？

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真想跪在叔面前，扑进叔的怀抱，喊叔一声爹。



※ 寿 材 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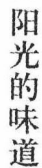
黄泥湾人忌讳多，把棺材不叫棺材，通俗叫“板”，文雅一点叫“寿材”。我就想不通。数字8可以是“发”，音符4可以是“发”，棺与官谐音，不也可以是官吗？家乡不还流传着一句话，叫做“出门见棺，抬头见喜”嘛。那还避讳个什么劲儿呢？我很小的时候，有时听见父亲他们老弟兄3人总凑在一起，说咱娘的板如何如何的话，有些茫然。及至大了，才明白是商量给奶奶打棺材的事儿。

奶奶的身体尽管很好，但在她59岁那年，父亲他们弟兄3个已经将奶奶的寿衣棺椁置备停当了。我家自留地边上有两棵双人合抱的柏树，父亲他们将那棵大的锯了，替奶奶做了4寸厚的柏木寿材。寿材上了桐油，油光发亮地架在奶奶的睡屋。奶奶浑然无惧，不时地抚摩一下，那种慈爱的情形，就像抚摩她的乖乖孙儿。有时，奶奶还轻轻敲敲寿材，低沉的叩击声嘟嘟地回响在棺内棺外，十分阴森可怖。从那以后，我轻易不敢迈进奶奶的睡屋一步，也不再让奶奶用她布满老趼的手摩挲我的光脑袋了。附近的老头儿、老太太都来看奶奶的寿材，摸一摸，敲一敲，十分地羡慕。奶奶在别人的恭维中，总抿着嘴笑，满意得不得了。

这副寿材刷过第三道桐油的那年腊月，大娘患病，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，不多久就死了。大伯一时钱不凑手，买不起寿材，现伐树做一副，又觉对不起劳碌了半世的大娘，便和奶奶商量，借奶奶的寿材用了。

村人都感叹，这老大媳妇死着了，这么好的板，哪儿找去？大娘娘家人对大娘的葬礼也很满意。

来年春上，大伯和父亲他们商量好了，木匠的工钱和桐油钱由他出，锯了剩下的那棵柏树，替奶奶再做一副寿材。新的寿材做好了，只有3寸厚，仍架在奶奶的睡屋里，奶奶仍然不时抚摩着，敲一敲，只不过回声没那么低沉了，梆梆梆的，像敲着一面鼓。



谁也想不到，这副柏木寿材奶奶竟也无福消受。这年秋天，收了秋，叔叔闲下来，上山打了一些石料，拉到街上卖。下坡的时候，车翻了，一块块石头滚落下来，将叔叔砸成了肉饼。奶奶的寿材就让叔叔睡了。

这下，本该婶子给奶奶张罗个寿材了，可是，婶子家孤儿寡母的，日子艰难不说，她还就不提这一档子事儿了，反正奶奶还有两个儿子，轮不到她这个寡媳着急上火。这一拖，拖了好几年，奶奶真的见老了。父亲和大伯无奈，只得替奶奶买了一副杉木板。杉木虽没柏木结实，却也是素常做寿材的木料，奶奶也无法不满意。只是奶奶再也不去摸一摸，也不再叩一叩听听响了。

岁月就在奶奶一天天的苍老中过去了七八年。

那年，50多岁的大伯死了。大伯只有一个儿子，叫混子。大伯患了病，混子也不送他上医院，也不给他备棺材。父亲急了，一遍遍催混子，让他赶紧买寿材。混子好像没听见，也不看父亲一眼，也不搭腔。大伯快死的那几天，父亲对奶奶说：娘，老大眼看不行了，混子也不干事，怕是要占你的板，你千万莫答应。奶奶流着浑浊的老泪，只痛哭着说：阎王爷咋不收我去啊，怎么一刀刀割我的心肝肉啊？一遍遍数落，说个没完。父亲叹口气，只得走了。

果然，大伯死了，混子也不问奶奶，也不问父亲，径直带人闯进了奶奶的睡屋，要抬奶奶的寿材，装殓大伯。奶奶坐在床头，似未看见，也未听见，任由混子折腾。父亲闻声赶来，喝止了他。

父亲说：这板是我给你奶做的，你不能动。

混子说：这板有我大的份儿，怎么不能动？

父亲说：你要动可以，俺们丑话说前头，你要给你奶再做一副。

混子说：奶奶还有儿呢，凭啥子让我当孙子的做？

父亲火了，一下子骑到棺材上，眼睛瞪着屋顶，不说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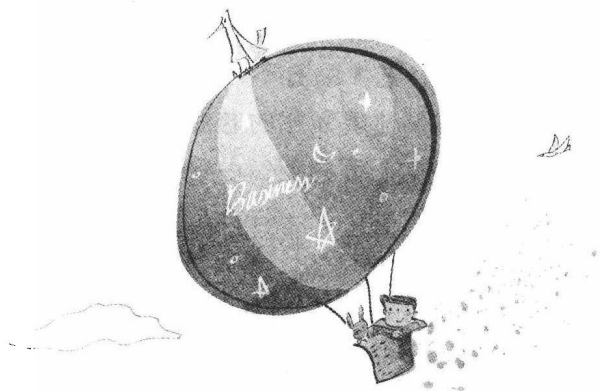
僵持了一会儿，混子软了。混子跪在棺前，对父亲说：二叔，你先下来，我都答应了不成吗？

父亲拍拍手上的灰尘，下来了。混子这才让人把寿材抬走。

后来，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，混子才勉强伐了几棵松树，替奶奶做了个火柴盒似的寿材。做好了，往奶奶屋里抬的时候，奶奶死活不让放进去。混

子只得放在牛栏里了。

说来也巧，这副寿材做好不久，还没有干透，也还没来得及布一道桐油，奶奶却突然寿终正寝了。父亲望着大家将奶奶往那个不成样子的小匣里放的时候，不禁失声恸哭起来。哭声惊天动地，响遏行云，连远处稻场上觅食的麻雀都被吓飞了乱糟糟的一大群。



※ 红灯照 ※

我们黄泥湾有一个说法：没过12岁的小娃子常常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村里不少小娃子都撞过鬼，述说起来让大人毛骨悚然，脊梁沟子发凉。老山爷的孙子小木子虽然没有撞过鬼，却独具慧眼。

小木子7岁多的一天夜晚，老山爷从大队开会回来，一进门，守候在门口的小木子就扑过去，让爷爷抱抱。小木子摸摸老山爷的头顶，突然清脆地问，爷爷，你头上的灯呢？

灯，什么灯？老山爷听糊涂了。

没有灯，你头上什么东西发亮呢？小木子问。

老山爷是生产队长，经常到大队开会，赶夜路是家常便饭。是不是萤火虫落在头上了？老山爷摸摸自己光溜溜的头顶，啥也没摸到。

小木子说，爷爷，我看见你头上有盏灯。

是吗？老山爷惊讶地问。

我刚才看见有盏灯向我们家走来，走近了，才看见是你。小木子说。

我头上有盏灯？怎么可能呢？他用嘴唇试试小木子的额头，小木子并不发烧。可小木子怎么说胡话呢？

爷爷，我不骗你，你真有灯。小木子着急了。

老山爷狐疑地看着小木子。他隐约记得，小时候听老辈儿人讲过，德行高尚的人到了一定时候，头顶上就会升起一盏红灯，驱散迷雾，照亮黑夜，鬼神不侵，百兽回避。可这几十年来，何曾听说过谁的头顶上真的有盏灯呢？难道这事儿应验到自己头上了吗？回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生历程，自己确凿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儿。想到这里，老山爷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呵呵笑了。

从那以后，只要老山爷夜晚从外面回来，都要问问小木子，他头上还有没有灯。小木子总是一本正经地作答。这一问一答成了祖孙俩的例行公事。问过了，答过了，老山爷总是哈哈大笑，乐开了怀。





一天夜晚，老山爷回来了，没有招呼门口的小木子，径直向屋里走。小木子大声地喊了一声爷爷。老山爷站住了，顺势抱住了追过来的小木子。

乖孙子，爷爷头上还有灯吗？老山爷敷衍地问。

爷爷，你头上的灯没有以前亮了。小木子说。

老山爷猛地愣住了。今天在大队开会，大队让各生产队报水稻产量，要求大家放卫星。各生产队竞相放卫星，有的都放到亩产 6000 斤了，老山爷仍是不吱声。大队支书点他的将，让他报报黄泥湾的产量。老山爷咬咬牙，红着脸报了亩产 1000 斤。这个数字引起大家哄堂大笑。支书笑骂道，您这个老先进今天怎么啦，成了小脚女人？老山爷噙声噙气地说，我要能达到 1000 斤，笑也要笑死了，还能报多少？你们都没种过庄稼？说得大家哑口无言。

老山爷愣愣地盯着小木子，像看着一个从不认识的人。自己这把老骨头快活到 60 岁了，破天荒第一次说假话，自己头上的灯就暗淡了？这么说来，小木子的话难道是真的？

来年春天，青黄不接，不少生产队断炊，好几个地方都饿死了人。只有黄泥湾生产队因上缴余粮较少，才勉强撑到麦熟。

老山爷的老伴死得早，打了好多年光棍。他也想续娶个女人，可一直没有合适的。这年冬天，村里老胡死了，撇下了老婆。老胡的老婆刚 50 出头，和老山爷挺般配。老胡的周年一过，媒人一牵线，两边都同意了。只待正式结婚，两人就可圆房。老山爷性急，暗想，寡妇迟早是自己的人，何不早些将生米煮成熟饭？趁人不注意，他悄悄摸进寡妇的家，也不管寡妇愿不愿意，把寡妇睡了。

老山爷要和寡妇登记结婚，笑眯眯地到大队开证明。支书严厉地批评了他。支书恼火地说，老队长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的阶级立场到哪儿去了？亏你还是个老干部呢。

老山爷头皮一麻，想起来了。老胡是地主分子，他老婆是地主婆，自己怎么睡到阶级敌人的床上去了呢？老山爷的头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支书说，你要和地主婆结婚，我们可以同意，但要撤销你的生产队长职务，召开你的批斗会；你不和地主婆结婚，大队就要召开她的批斗会，好好批斗一下用美色拉拢革命干部的地主婆。你自己选择吧。